

南北極

穆時英著



現代書局印行

南北極

穆時英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4

No. 0329

南北極 實價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穆時英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成都 汕頭 貴陽 雲南 福州 廈門 廣州 漢口 九江 洛陽 現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1, 20, 初版 1934, 5, 10, 三版 3001—4000冊
----------------------	---	---	--

改訂本題記

這是改訂再版本的我的第一個創作集。初版由湖風書局發行的，祇包含了“黑旋風”，“咱們的世界”，“手指”，“南北極”，“生活在海上的人們”五篇。現在再加入去年所作的三篇，“偷麵包的麵包師”，“斷了一條胳膊的人”和“油布”。因為我覺得這八篇東西的氣分是一貫的。

這集子裏的幾篇不成文章的文章，當時寫的時候是抱着一種試驗及鍛鍊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寫的——到現在我寫小說的態度還是如此——對於自己所寫的是什麼東西，我並不知道，也沒想知道過，我所關心的只是“應該怎麼寫”的問題。發表了

以後，蒙諸位批評家不棄，把我的意識加以探討，勸我充實生活，勸我克服意識裏的不正確份子，那是我非常地感謝的，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卻是那些指導我技巧上的缺點的人們。

末了，對幾位鼓勵我幫助我的朋友，蟄存，望舒，建英，家璧，靈鳳和蔡希陶先生，謹在這裏致我的謙卑的謝忱。

穆時英，1933,1,13

目錄

黑旋風	1
咱們的世界	27
手指	53
南北極	61
生活在海上的人們	119
偷麵包的麵包師	181
斷了條胳膊的人	205
汕布	247

黑 旋 風

汪國勳！這姓名多漂亮，多響！

他是我們的老大哥。水滸傳裏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他都說得出；據他自己說，小時候曾給父親逼着讀完‘四書’‘五經’，但他的父親一死，他所讀的也給他一起帶進棺材去了。他把武松欽佩到了極點，常對我們說：“真是個男兒漢，不愛錢，不貪色，又有義氣！”

他孝極了他的母親，真聽她的話。他到處學武松，專打不平。我門中誰不愛護他？他真夠朋友！趙家渡裏那一個不知道汪大哥？但他也有壞處，他就愛女人，愛極了那個牛奶棚老闆的女兒，她是在絲廠裏當搖車的。汪大哥和她是從小在一塊兒玩大的。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兒，你知道，我是不貪色

我們廠裏的放工時候比她的廠早半個鐘頭。我們放了工，總坐在五角場那兒茶館裏喝着茶等她。五角場可真夠玩兒的。人家把我們的鎮叫做小上海，五角場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間是一片草地，那兒的玩意兒多着哪，有賣解的，瞧西洋鏡的；菜館的對面是影戲院；電車，公共汽車繞着草地駛；到處擠滿了人力車，偷空還來兩輛汽車，腳踏車；到了三點鐘，簡直是擠不開的人了，工廠裏的工人，走的，坐小車的，成羣結隊的來，鎮末那大學校裏的學生們也出來溜圈兒，瞧熱鬧。大學校裏的學生，和我們真有點兒兩樣。他們裏邊穿中裝的也有，穿西裝的也有，但腳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走起路來。又威武，又神氣，可真有意思；他們的眼光真好，我就佩服他們這一件本領，成千成百的女工裏邊，那個俏，那個村，他們一眼就瞧出來，一點兒也不會錯。



話說得太遠了。我們抽着煙，喝着茶，湊着熱鬧，聽着旁人嘴裏的新聞，可真夠樂兒哪。鎮上的新聞真多，這月裏頂哄動人的是黃家阿英嫁給學生的事。阿英，也是鎮上的美人兒哪。誰不想吃天鵝肉？後來她和學生勾搭上了，誰不議論她？誰不說她不要臉的？你知道，我們鎮上的人，除了幾爿小煙紙店，誰不恨學生？學生真是不講理的，跑出來時，橫行直衝，誰也不讓。你要冒犯了他，高興時就瞪你一眼，不高興時，那還了得，非把你逼到河邊去不成。你知道，我們的鎮一邊是店家，一邊是河，河裏小船上的江北婦人可真下流，把雙臭小腳衝着你，那可要不得。

話又說岔了！我們在茶館裏等着，牛奶西施遠遠的來了，我們就對汪大哥說牛奶西施來了。他就一個箭步穿出去，憑他這一副好身材，跳跳蹦蹦的衝開人叢去接她。噯，那可妙着哩。你知道他們倆怎麼樣，一輩子也不會給你猜着的！牛奶西施對汪



大哥一笑，汪大哥一聲不響，接過了飯籃，拔步就走。你想，這可不是妙極了！可是，你別當他們不講話，背了人就說不完哩。當下，我們就悄悄跟着。一路上，沿河那邊兒都是做買賣的貨攤兒；靠右手那邊是店家。在順泰那兒拐了彎，走過戴春林就冷落了，他們就講起話來。那可有意思啦。你只不聲不響地聽着他們，晚上準得做夢的。等他們到了芥克番菜館。你知道芥克，我們鎮上只有這麼一家番菜館，他們到了那兒，牛奶西施就拐進對面那個小胡同裏，汪大哥直挺挺的站着，瞧她進了家門。你別以爲汪大哥單愛女人，不愛兄弟們哪。汪大哥愛極了牛奶西施，也愛極了我們。等牛奶西施走進了家門，就跟我們有說有笑的一塊兒回家。嚶，我要是沒底下那傢伙的，我也願意嫁給汪大哥，可真有意思，他比學生們強得多啦。你別瞧他挺着脖子，腆着胸脯，見了女人，頭也不歪，眼也不斜，他要一見牛奶西施。就金剛化佛，軟了下來。他老盤算着幾



時挽人去說親，幾時下定，幾時擔盤，幾時過門。他老對我們說“我娶了小玉兒，（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兒的，你知道，她的名字是方雅玉），我們一塊兒到山東梁山泊去樂我們的，誰要坐了汽車來我們那兒，他媽的，給他個透明窟窿！”他頂恨汽車。五角場茶館那兒不是有個擺攤兒賣水果的王老兒嗎？那天。也是放工時，我們在喝茶，驀地來了輛汽車把王老兒的水菓攤給撞翻了——喝，越來越沒理數兒了！你猜巡警怎麼樣？他不叫坐汽車的賠錢，反而過來把王老兒罵了一頓，說不該當汽車的路。你說，這不氣死人嗎？還有一天，恰巧下雨，滿街的泥水，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揀着沒積水的地方走，後面一輛汽車趕來了，你想，這麼滑的路，一不留神，也得來個元寶翻身，還能慌手慌腳嗎？他媽的，他那裏管得你這麼多，飛似的衝過來，牛奶西施慌了，往旁一躲，一交跌在水裏。把汪大哥氣的什麼似的。可是什麼用？汽車一溜煙似的擦了過

話又說回來了，大學校對面不是有座大花園嗎？你化十個銅子到那兒去坐一下午，包你十二分的舒齊。朋友，你要有空時，我勸你，那兒得去逛回兒，反正一步就到，又化不了多少錢。汪大哥每禮拜六總去的，陪着牛奶西施。喝，那時候汪大哥可漂亮啦，黑嗶嘰的大褂子，黃皮鞋，白襪，小玉兒也打扮得女學生似的，就是沒穿高跟鞋。他倆只差一個頭，活像兩口兒，真要羨慕殺你呢。走罷了出來，在芥克裏邊吃點兒東西，就到影戲院瞧電影去。噯？你別以爲他們在黑暗裏幹不正的勾當啊！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麼油頭滑腦的小白臉兒，你見了他，就知道他是規矩人。咱們每天過活，坐茶館，抽紙煙，瞧熱鬧，聽新聞，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兒，好到山東去上梁山泊，招兵買馬，造起‘忠義堂’來，



多結交幾個赤膽忠心的好男兒漢，替天行道，殺盡貪官污吏，趕走洋鬼子——他媽的，洋鬼子，在中國耀武揚威，不幹了他們，也枉為英雄好漢了！

我不是說過學生們真瞧不上眼嗎？他們就放不過好看些的女人，他媽的，牛奶西施竟給他們看上了。噯，朋友，你耐心點兒聽呵？下文多着哪，讓我慢慢兒的講。是這麼一回事。

有一天，我們在茶館裏喝茶，不知是誰提起了上梁山，說還少一個公孫勝。智多星，你知道的，那個矮子老陳，你別瞧他人矮，心卻細着呢，看他，小小的蛤蟆眼兒，滿肚子良計奇謀，誰賽得過他——他說，那個賣卦的峨嵋山人，真靈，簡直靈極了，說不定還會呼風喚雨，移山倒海，全套兒神仙的本領都有的，這公孫勝是請定的了。我們剛說着，汪大哥霍地站了起來，原來小玉兒來了；媽的，四個學生跟着她。噯？我說起學生就氣憤；那裏是學生，叫畜生倒配着多呢！靠老子有幾個臭錢，不好好兒念



書，倒來作他媽的孽。小玉兒真不錯，頭也不回，儘自走她的。到了我們面前，我看她臉也白了，氣也急了。媽的，四個男子趕一個女孩兒家，好不要臉。我狠狠的瞪他們，換了別人，我就給他個鍋貼；他們卻給我個不理睬，像犯不上跟我較量似的。媽的，瞧不起我？你有錢，神氣不到我的身上。狗眼瞧人低！等着，看老子的，總有這麼一天，汪大哥帶了兄弟們給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點我帶十萬大兵來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的。汪大哥倒沒理會。第二天，我留着神，他們沒來，這顆心才放下了。我想，饒是牛奶西施有數兒，心裏明白，這麼捱下去，總不是道兒；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壓寨夫人，咱們也好動身了，現在是四月，到了山東整頓一番，該是七月了，秋高氣爽，正好辦我們的大事，汪大哥也說好，就挽人說媒，那邊也答應了。真的，我們那天晚上，整夜的睡不着呢。可是，媽的，學生又來了。還是那四個。那天恰巧廠裏發工錢，我們正在



茶館裏抽‘美麗牌’。我說，‘美麗牌’真不夠味兒，兩支抵不上‘金鼠牌’一支；聽說學生們抽‘白錫包’，要四毛錢一包，那天他們沒抽，在外邊吃水菓，我們等着，他們也等着，就站在茶館外的階沿上。媽的，那樣兒還不是在等小玉兒。你瞧，他們老看着影戲院頂上那個大鐘。裏邊有一個說：“我知道，她準是六點半來，現在只是六點二十分呢。”還有一個——媽的，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她那小模樣兒真可愛！雖則不十分好看，可真有意思，知道有人跟着，急急忙忙，又害怕，又害羞，——阿，真不錯，你說對嗎？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長大漢，那個又粗又陋的，不知道是她的誰。”媽的，我討厭極了。汪大哥又粗又陋？誰像你那麼塗雪花膏，司丹康，相公似的？別臭美了！別瞧我一臉大麻子，要也像你那麼打扮起來，還不是個小白臉兒？我故意過去，咳的一聲，像要吐痰似的，叫他們讓開些兒別惹我嫌。他眼珠兒一翻，正眼也不覷你一下。我真氣極

那天汪大哥 給小玉兒 在戴春林買了雙絲襪，小玉兒喜歡得什麼似的，跑出來時，那幾個相公還等在門口，媽的，還想勾搭女孩兒家，給我當兔子倒不錯哩。汪大哥和小玉兒拐進了小胡同，轉幾個彎溜了，他們也跟進去，哈，那可痛快啦，他們摸不着出路，在裏邊兒繞圈兒，媽的，我理他呢，走我的。到了家裏，覺得有點兒冷，也沒在意，誰知道到了明天早晨，竟起不來了，火天火地的發燒。古話真不錯，英雄難過美人關，好漢單怕病魔纏；接連幾天，昏天黑地的躺在牀上，穿山虎似的漢子，竟給生生的磨倒了。過了幾天——大概是四天吧，拚命三郎來望我，我也沒讓他坐。他說：“哈，黑旋風，饒你這一副銅皮鐵骨，也只剩得一雙烏溜溜的眼兒，不怪小玉兒會跟學生們眉來眼去哩。”